

《新亞學報》發刊辭

錢穆

此數十年來，中國學術界，不斷有一爭議，若追溯淵源，亦可謂仍是漢宋之爭之變相。一方面高抬考據，輕視義理。其最先口號，厥為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，繼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。此派重視專門，並主張為學術而學術。反之者，提倡通學，遂有通才與專家之爭。又主明體達用，謂學術將以濟世。因此菲薄考據，謂學術最高標幟，乃當屬於義理之探究。

此兩派，雖不見有堅明之壁壘與分野，而顯然有此爭議，則事實為不可掩。今試平心探究，考據之學，承襲清代經學遺架，殆為不可厚非。苟成學立說，而不重明據確證，終無以達共是而立於不可破。空言義理，是非之爭，勢將轉為意見與意氣，當知意見不即是知識，意氣不足為權衡。惟考據乃證定知識之法門，為評判是非之準的。考據之學，又烏可得而菲薄之？

抑且學問廣博，如海不見其涯涘，人之才性既殊，聰明有限，又兼年力短促，材料搜集，亦多限制。若求兼通博涉，此非盡人可期。學術分工，各務專門，其必趨於窄而深之一途，亦情勢所難免。

至於學術之時務，其事可相通而不必盡相合。時事之變，瞬息萬狀。即以此三四十年言，變化多端，幾難回想。若必以追隨時變為學的，曲學阿世譁眾取寵者勿論，而學術探究，必積年歲，時務需要，迫在當前。其事如夸父與日競走，心意淺露，程功急促，不僅害學術，亦將害時務。轉不如兩各分離，使潛心學術，一旦有所成就，轉可多方霑溉，宏濟時艱。則為學術而學術，其事又何可議？（頁1）

然學術與時代脫節，事終不美。此數十年來，國內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實務推進，其事乃操縱於報章與雜誌期刊，大學講堂以及研究院，作高深學術探討者，皆不能有領導思想之力量，並亦無此抱負。轉若隱退事外，騰身雲霧，一國眾群在回惶迷惘之中，驚擾震盪之際，而學術界游心膜外，不僅無所主張建白，抑若此等無足厝意，遂使學者如堅瓠之不可食，此豈社會之所望於學術界者？

而且見樹不見林，競鑽牛角尖，能入而不能出。所謂窄而深之研究，既乏一種高瞻遠矚，總攬並包之識度與氣魄，為之發蹤指示，其窄深所得，往往與世事渺不相關。即在承平之世，已難免玩物喪志之譏，何論時局艱危，思想徨徬無主，群言龐雜，不見有所折衷，而學術界曾不能有所貢獻。所謂為學術而學術，以專家絕業自負，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，以考據明確自詡，壁壘清嚴，門牆峻峭，自

成風氣，若不食人間煙火。縱謂其心可安，而對世情之期望與責難，要亦無以自解。

夫考據之價值，亦當就其對象而判。清學初興，最先理論，則曰經學即理學也，又曰：訓詁明而後義理明。其所懸以為考據之對象者，仍在義理。厥後頹波日下，始散而為音韻訓詁，降而為校勘輯逸，為餽釘瑣碎，為煩稱博引。而昧失本原，忽忘大體，人人從事於造零件，作螺絲釘，整個機器，乃不知構造裝置與運用。論其考據方法，或操而愈熟，運而益精。究其所獲，則不得謂愈後而價值愈低。此數十年來，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，其最先旨義，亦將對中國已有傳統歷史文化，作澈底之解剖與檢查，以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。所懸對象，較之晚明清初，若更博大高深。而惟學無本源，識不周至。盤根錯節，置而不問。宏綱巨目，棄而不顧。尋其枝葉，較其銖兩，至今不逮五十年，流弊所極，孰為關心於學問之大體，孰為措意於民物之大倫？各據一隅，道術已裂，細碎相（頁2）逐，乃至互不相通。僅曰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材料。其考據所得，縱謂盡科學方法之能事，縱謂達客觀精神之極詣，然無奈其內無邃深之旨義，外乏旁通之塗轍，則為考據而考據，其貌則是，其情已非，亦實有可資非難之疵病也。

竊謂上述兩派之爭議，平心論之，亦是各有立場，各有見地，合則兩美，分則兩損。欲為中國此後學術開新風氣，闢新路嚮，必當兼綜上述兩趨勢，而會通博綜，以冶之於一爐。而茲事體大，清儒自道咸以下，如阮元陳澧，早有此意，而終無大力負之以趨。因循迄今，時局日艱，而學術墮地且盡。今日而欲從事於此，較之道咸阮陳之時，其艱鉅深微，又增萬倍。然而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，其道又捨此無從。

嘗試論之，必先有學問而後有知識，必先有知識而後有理論。學問如下種，理論猶之結實。不經學問而自謂有知識，其知識終不可靠。不先有知識，而自負有理論，其理論終不可恃。猶之不先下種，遽求開花結果，世間甯有此事？此乃學術虛實之辨，而今日學術界大病，則正在於虛而不實。所以陷此大病，亦由時代需要，群求有思想，有理論，俾一時得所領導而嚮往，思想無出路，成為時代呼聲，而學術界無此大力，學術與時代脫節，於是般新進，多鄙薄學問知識，而高談思想理論。不悟其思想理論之僅為一人一時之意見，乃不由博深之知識來。其所講知識，皆淺嘗速化，道聽途說，左右采獲，不由誠篤之學問來。若真求學問，則必遵軌道，重師法，求系統，務專門，而後始可謂之真學問。有真學問，始有真知識，有真知識，始得有真思想與真理論。而從事學問，必下真工夫，沉潛之久，乃不期而上達於不自知，此不可刻日而求，躁心以赴。此一種學風之養成，在今日乃若非易事。

其次當知，考據僅為從事學問之一方法，學問已入門，遇有疑難，必通考據。然此乃學問有得以後事，非始學（頁3）入門事。學者自創新解，自標新得，必憑考據資人共信，考據誠所當重。然不當即以考據代學問。

晚近學術界，因尊考據，又盛倡懷疑之說。古人亦言，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又曰：學必會疑始有進。然疑之所起，起於兩信而不能決。學者之始事，在信不在疑。所謂篤信好學是也。信者必具虛心，乃能虛己從人。如治一家思想，首當先虛己心，就其思想為思想，由其門戶，沿其蹊徑。彼如何思入，如何轉出，我則一如其所由入而入，所由出而出。此一家思想之先後深淺，層次曲折，我必虛心，一如彼意而求。迨其表裡精粗，無不通透，所謂心知其意。此始於信奉彼一家思想，故懸為學問之對象也。我因學於彼而始得之己，遂知思想當如何運用，又對此一家思想之深細曲折處，皆有真知灼見，此為我之由學問而得知知識也。然則即言學尚義理思想，豈不仍是實事求是，有考有據，為一種客觀之認識乎？

惟為學不當株株於一先生之言，彼一家之思想，我已研窮，又循次轉治別一家。我之研治別一家，其所抱虛心，亦如研治前一家。不以前一害後一，此之謂博學好問，此之謂廣收並蓄。而或兩家思想各不同，或相違背，然則誰是而誰非乎？我當誰從而誰違乎？於是於我心始有疑。故疑先起於信，起於兩信而不能決。如此之疑，始謂之好學會疑。故即治思想，亦當知考據。我若篤信一家，述而不作，此亦一種考據也。若兼采兩家，折衷異同，會而通之，此亦一種考據也。凡此皆虛心實學之所得。

今之言懷疑者，先抱一不信心，其對外不信，即是對己自信。故其讀書，如踞堂皇而判階下之囚，其心先不虛，先已高自位置，傲視一切，則如何肯耐心細心向彼學問？學問不深，如何有真訓練，真能力，真知識？因此其運思構想，乃不肯承認向來自有成規，其本身思想，粗疏矛盾，乃不自曉。其批判各家，一憑己意，高下在心，而（頁4）實非各家思想真實如此。彼先未有廣博明白之知識為其自己所持理論作後盾。彼之思想與理論，乃未經學問而即臻早熟，彼乃以自信代會疑，以批判代學問。彼以為思想與理論，可以如脫轡之馬，不復受駕馭控制，而可以逞馳騁之自由。以如此之學風，則鄙斥考據，事無足怪。

然有病此之學者，曰：我知實事求是耳，我知考據而已耳。一若考據即盡學問之能事。凡遇運思持論，講求義理，皆目為空洞主觀，謂非學問中事。然如此者，其先亦不能虛心學問。書籍只當是一堆材料，已不成為一種學問之對象。一若手中有把握有科學方法，即是無上工具。憑此無上工具，對付此一堆材料，即可成為專門絕業。遂一意於材料中找罅縫，尋破綻，覓間隙，一若凡書盡不足信，苟遇可信處，即是不值學問處，即是無從下工夫處。故其工夫著意處，盡在找前人之罅縫與破綻與間隙。最好是書有不可信，否則覓人間未見書，此所謂未經發現之新材料。因謂必有新材料，始有新學問。此乃以考據代學問，以鑽隙覓間尋

罅縫找漏洞代求知識。其所求為自己之知識者，在求知別人之罅縫漏洞而止。然此決非由於虛心而內不足而始有意從事於學問之正軌。彼其心術已非，而學術隨之。遂若一堆材料，一項方法，拈得一題目，證成一破綻，即是大發現，大學問。此其從事學問之本無甚深旨義，其所潛心考據之必無甚大關係，亦不問可知。是安所得謂實事而求是，又安可得謂客觀之精神？然則主張學問必重義理，必當通經達用，不當在故紙堆中專務考據，其所譏彈，又何可非？

故學問必先通曉前人之大體，必當知前人所已知，必先對此門類之知識有寬博成系統之認識。然後可以進而為窄而深之研討，可以繼續發現前人所未知，乃始有事於考據。乃始謂之為學術而學術。如是者，可以守先而待後，學術傳統可以不中絕，知識實得可以不失喪。此必先有下學工夫，必先對學問有一種更深更真切之旨義，故能不厭（頁5）虛心博涉。循而久之，其心中泛起有新問題，此始為值得考據之真問題。而此項問題與考據，切未存心必求其為窄而深，而自見其為窄而深。初未自負於成專家，而終不免其成為一專家。此乃由下學而上達，上達不可期必，我之實下工夫處在學問，我之確有瞭解處是知識，我之在學問與知識之不斷進程中而遇有疑難，於是不得不運用我解決此項疑難之考據與思想。其由考據與思想之所得，則成為一種理論。此種理論，則可以前無古人，然此乃上達以後事，必以待之一時傑出之能者。然苟能真從事於下學，又焉知我之必不為一傑出之能者乎？人一能之，己十之。人百能之，己千之。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而後篤行之。專就學術言，學者著書立說，不問其為思想家，或為考據家，凡其確有創見新得，而發乎其所不得不發，言乎其所不得不言，是亦篤行之事也。

凡人用心，必有所從入。學問非以爭奇而炫博，非以鬥勝而沽名。求以明道，求以濟世，博古通今，明體達用，此真學問從入之大道。然循此而入，可以引而愈遠，窮而益深，乃不見其涯涘所至。乃貴於自就才性，自限專業，此豈初學存心，即當懸此標的，深閉固拒，而謂莫與易乎？通學在前，專精在後，先其大體，緩其小節，任何一門學問，莫不皆然，此乃學問之常軌正道。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。學問有始條理，有終條理，必金聲而玉振之。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。今之學者，不論主義理思想，或主考據，莫不詔初學以中人之上。莫不從事於終條理，因此有義理，有考據，而其實則無學問，無知識。築基不廣，單線直上，即其不廣之基，初未堅築，傾陷倒塌，可立而待。苟風氣變而學術正，則此兩途，本可合轍，故其事若難而並不難。最先當於心術入微處，端其趨嚮。迨其進入學問，則途轍不可不正。古今中外，學業成就，與夫成就之大小，胥不由此而判。故最先必誘導學者以虛心真切從事於學問，必督責學者以大體必備之知識。其次始能自運思（頁6）想，自尋考據，孜孜於為學術而學術，以趨嚮於專門成業之一境。其最後造詣，乃有博大深通，登高四顧，豁然開朗，於專門中發揮出絕大義理，羅列出絕大考據。彼其所得，又且不限於彼之所專業。如是之學，乃為天壤間所不可少，其為為學術而學術乎？

其為以學術濟時艱乎？到此皆可不論，而此固非初學之所驟企。則曷不為循循善誘，而必先懸舉此至高之標的，使人高心空腹，游談無根，為無本源之誇大乎？

故論學術，必先及於心術與風氣，即此便具絕大義理，經得起絕大考據。學問本自會通，何必自築垣墻，各相分隔乎？

抑且更有進者，此數十年來，國內學風，崇拜西方之心理，激漲彌已，循至凡及義理，必奉西方為準則。一若中西學術，分疆割席，儼如涇渭之清濁相異，又若薰蕕之不同器。治中學者，謹愿自守，若謂中國學術，已無義理可談，惟堪作考據之資料。其悍而肆者，則恣情謾罵，若謂中學不絕，則西學不流。西學不流，則中國之在天壤間，將絕不可再立足。彼不悟西學言義理，亦復多歧，有古今之別焉，有國族之別焉，有宗派之別焉，有門類之別焉。治西學者，亦當循考據途徑。當知一學說，一義理，其興起而臻於成立，各有傳統，各有背景，各有據點，各有立場，復有立說者之個性相異，時代不同。若果細心考據，便知西方言義理，固亦非建諸天地而不悖，推之四海而皆準。何得孤引片言隻辭，遽尊為金科玉律。而中國舊有義理，寧無與西方有可以相通處？寧無對本國國情民俗，有其獨特妥當融洽處？寧無可以推陳出新，依然當保存而光大處？而治中學者，相戒不敢顧及於此，一意以一堆材料，一項考據為滿足。故鄙言義理者，其實則尊奉西方人義理為莫可違異耳。盛言考據者，其實則蔑視本國傳統，僅謂是一堆材料，僅堪尋隙蹈瑕，作為其所謂科學方法者一種試驗與練習耳。此種風氣，言之尤堪痛心。（頁6）

今欲矯其偏蔽，則仍當以考據義理並重，中學西學，以平等法，融之一爐。當知言西方義理之說者，亦當守考據家法，纔知其所尊某項義理之真邊際，真性質。言中學以考據為能事者，亦當先擴大心胸，必知考據之終極，仍當以義理為歸宿，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，與真價值。如此則義理考據，固可相濟，而中學西學，亦可相通，又何事乎出主入奴，軒此輕彼，必先立一牢不可破之壁障以自限乎？

本所同人，學問無可自恃，知識無以自信，自創設新亞研究所，每為此事，時相研討。上之所述，將勉奉以為詔示來學者之方嚮與準繩。自謂差免門戶之見，或有塗轍可遵。至於自所窺尋建白，偶有述作，固未敢謂能符其所欲赴。惟心嚮往之，雖不能至，亦曰有意乎此云焉爾。茲值學報創始，姑述其所平素討論者，以求並世通人之教益焉。（頁7）

【轉載自《新亞學報》第一卷第一期，新亞研究所，香港，1955年】